

重塑两个世界： 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李敬巍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重 塑 两 个 世 界：

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李敬巍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塑两个世界: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研究/李敬巍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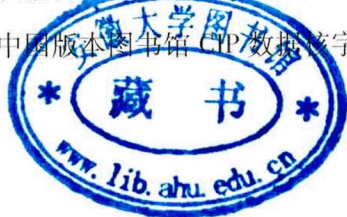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01-012734-7

I. ①重… II. ①李… III. ①卢梭,J. J. -1712~1778

-政治哲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26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2313号



重塑两个世界: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CHONGSU LIANGGE SHIJIE; LUSUO ZHENGZHI ZHAXUE SIXIANG YANJIU

李敬巍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2.75

字数:182千字 印数:0,001~1,700册

ISBN 978-7-01-012734-7 定价:29.00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杨秀香

读李敬巍博士所著《重塑两个世界——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研究》，既感受到卢梭特有的自由气息，又感受到他对平等的热切追求，更能体味到他的由自由到平等所必须的民主观念所具有的超越时代和民族对当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所具有的价值。

卢梭学说特殊的自由归因于其思想构成的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双重支持。卢梭是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启蒙运动推崇理性，将理性看成是引导人们发现、建立和确定真理的理智力量。它赋予理性双重任务，一方面破坏旧秩序，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宗教神学的利器，另一方面则是重建新秩序，用法律的权威代替王权的神圣。启蒙运动解放了人的思想、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理性秩序特别是工业发展导致的工具理性（以强调标准化、统一性、整体性为特征）的膨胀又妨害了人的自由压抑了个性发展，所以一种与启蒙理性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相对抗的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了。它要求个性自由、主张自我中心，追求“有朝气而热情的个人生活”。卢梭是浪漫主义之父。但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卢梭用社会契约避免了个人自由的绝对化。在卢梭的设计中人们由契约而结合成社会的共同体，根据契约的条款，个人要将自身的一切权力全部转让给整个共同体，他的个人自由因而便是自愿地与共同体相一致的自由，受到共同体的保护。这就既避免了启蒙理性对个人自由的忽视保证了个人的自由，又避免了浪漫主义的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这就形成了卢梭自由的特殊性即悌利

所说的“公民权的自由”,而这种“公民权的自由”构成了卢梭对内在与外在两个世界重塑的基础。

卢梭对平等的追求体现在他对外在、内在两个世界的重建上。外在世界之所以需要重建是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异化了的现实世界导致了原本在自然状态下平等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造成了人的不幸。要使人回归平等就必须改变造成不平等的根源的私有制国家,订立新的、真正的契约,形成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结合的社会共同体,通过共同体的力量保证每一个共同体成员的个人利益。显然,这样的共同体是“公意”的体现,与“公民权的自由”一致,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所以每一个人在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组成的共同体中一定享有平等的权利,捍卫公民自由是为了实现平等,如罗素所说“自由是卢梭思想的名义目标,但实际上他所重视的、他……力求的是平等”。一个体现“公意”的、平等的社会的建设需要每一个的意志力。但是就每一个人来说公民权的自由是后天获得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着特殊意志并不总是关注“公意”的,有的人甚至会异化为拒斥“公意”,显然依靠这样的个人是无法实现社会重建目标的,所以要重建外在世界前提是要培育具有“公意”关注自觉的个人,重建人的内在世界。卢梭认为对公民的教育是国家、政府的职责,因此重要的是要研究出一种能够使人民变成最道德、最明智、最富有学识、最好的人民的政府。

民主观念是卢梭思想的根本。民主才能使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成为平等的主体。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但在现实中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为个人必须相互结合形成共同体社会才能克服生存障碍才能生活,所以意味着个人要过社会生活就要在“枷锁”之中,就要失去自由。如何使个人既能依靠共同体的力量生活又不失去自由这是卢梭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卢梭将这一问题的解决诉诸“公意”,将每一个人都“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因为“公意”就是每个人的“共同利益”,“置于公意之下”就等于每个人只是在服从自己,仍然保有自己的自由。卢梭认为“公意”就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就是“主权者”,主权者有全体公民组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力,民主

保证了自由与平等的协调。

主权即公意即主权在民,人民是权力主体,因此人民是立法的来源,法律来自人民或者说法律即“公意”。这样,卢梭所说将每一个人都“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这是对现代民主理论的明确表达。

生活在十八世纪法国的卢梭,其民主思想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也对其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忽视他们的观点,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重新创造他们已经贡献给我们的东西”,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教授盖伊·拉弗朗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评价孟德斯鸠和卢梭对近代宪政思想的巨大影响时如是说。这样的评价用在今天卢梭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似乎依然适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敬巍博士在谈及卢梭的人性论及道德教育思想时,将其与先秦儒家的性善论、教化思想及“忠恕之道”进行了比较,这种比较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和认识的同时,也有助于深化对先秦儒家道德与政治哲学的理解。这对于拓展国内卢梭政治思想研究的视野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杨秀香

2013年4月7日谨识于辽宁师范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卢梭传略	2
第二节 还原一个真实的卢梭	14
第三节 研究综述	19
第二章 理性时代的浪漫之思	37
第一节 启蒙运动:时代造就了卢梭	37
第二节 社会契约:卢梭的政治哲学支点	42
第三章 公平正义:外在世界的重建	57
第一节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58
第二节 公意之上的正义社会	66
第四章 道德公民:内在世界的重建	92
第一节 现代文明之殇	92
第二节 从“自然人”到“道德公民”	136
第五章 永恒的价值存在:卢梭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151
第一节 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滥觞	151
第二节 东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手	173
第三节 理想的社会范式:卢梭的局限	183
结论	187
结语	189
附录:卢梭年表	192
参考文献	195

第一章 绪 论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是西方近代史上相继发生的两大思想文化运动。二者在反抗封建专制及天主教会的腐败与专制方面是志同道合的,然而浪漫主义同时又是对于启蒙主义运动之大资产阶级属性和“理性至上”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卢梭既是启蒙思想家,又是浪漫主义的先驱。

当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学者们都在为科技理性与现代文明高唱凯歌时,卢梭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弊端,并在对之深刻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塑内外两个世界的政治构想。卢梭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得出了“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享有人类原初的自由与平等的结论。以此作为参照,卢梭首先对文明社会的外在与内在的双重弊端进行了揭示与批判。他指出,现代文明社会的演进既造成了不平等的产生与加剧,又导致了人性的异化、道德的沦丧和心灵的迷失,而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主义又加深了这一危机。启蒙学者过分夸大了理性的作用,却忽略了情感才是信仰的泉源,因此卢梭主张建立基于道德、情感与自由之上的“公民宗教”。

对自由的向往是卢梭批判文明社会弊端的原动力,而要实现人的自由,就要消除人世间内在与外在的,即经济的和精神、心灵上的两种依附,所以他寻求人类社会中外在与内在两个世界的重建。公意(the general will)是卢梭政治哲学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公意是体现了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共同意愿,而法律是公意的制度化体现,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必定是公意至上的社会。自由与公意二者的关系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的。而内在世界的重建即是要由政府通过教育在人民中培植仁爱与正义

的美德,使每一个新型公民的身上都体现着权利与责任和义务的统一,自爱与对他人的热爱融汇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卢梭政治哲学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社会机制来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来构建一种既有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合作,又能使每个人的个人意愿得到实现的自由、平等、正义、和谐的理想社会。

卢梭的政治思想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启蒙思想和现代性弱点与局限的深刻批判上,因此他被誉为浪漫主义之父。他的思想还深刻影响了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等伟大的思想家,并成为法国大革命、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导和旗帜。卢梭的远见卓识,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人类文明合理的健康发展,对于我们建设公平正义的、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主义社会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卢梭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其政治思想不可避免的带有其时代与阶级的局限。

第一节 卢梭传略

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是十八世纪法国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卢梭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言人登上历史舞台,从一开始,他就向旧制度发出了挑战,并通过刻苦自修而成为一位具有多方面渊博知识的文坛巨子,他一如既往地追求真理,成为一位有着巨大思想影响的时代人物。

卢梭曾在他的《忏悔录》中这样说道:“我没有高贵的门第和出身,但我却得到了另一种我所特有的东西:我以不幸著称于世。”这是卢梭对自己多舛一生的生动概括。

(一) 年轻的日内瓦公民(1712—1750)

1712年6月28日,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加尔文教家庭,加尔文教是

一种比天主教更注重个人自由、也更庄重朴素的宗教,这对后来卢梭的创作以及思想的形成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日内瓦是一个共和国,卢梭虽然后来长期定居法国,但他更愿意称自己为“日内瓦公民”,他毕生都为自己曾经生长于共和制度下而感到骄傲。

卢梭的父亲伊萨克·卢梭一位技艺高超的钟表匠,母亲苏姗·贝纳尔是一位部长的千金;他们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卢梭的哥哥,在早年离家出走后便下落不明;而卢梭的母亲在生下卢梭后便难产而死,这令卢梭的父亲痛不欲生,对此,卢梭曾感叹道:“我的出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①

卢梭的启蒙教育,是在父亲身边开始的。母亲去世后,父子俩经常会在晚饭后坐在母亲生前的书架前,翻阅她留下来的书籍以此作为怀念她的一种特有方式,久而久之,卢梭便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同时,在与父亲一起读书的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他最初的爱自由、爱共和的思想,更造就了他孤傲、不愿受奴役的性格,这种思想和性格也成为构成他日后自然人格的基本要素。

卢梭一生都在倡导平等和自由,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他早年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卢梭的父亲因一场诉讼被迫离开了日内瓦,因此,从10岁开始,卢梭便被寄养在朗贝西埃牧师家中,并开始学习拉丁文。在此期间,一次被无辜地诬陷为小偷的经历让卢梭终身难忘,在此后几年的学徒生涯中,卢梭也经常因为在工作时间偷着看书惨遭雕刻匠师傅的毒打,这些都是卢梭对不平等的最初体验,也构成了他日后自由平等思想的潜在感情基础。

后来,为了摆脱这种不公正的生活窘境,卢梭逃离了日内瓦,过了13年的流浪生活,在此期间,他什么活儿都干过,备受磨难,后来,他有幸结识了华伦夫人,并成为她的保护对象,又进而成为她的情夫。那是在1728年,时年29岁的华伦夫人是一位颇具社交才华的年轻少妇,基于她天主教徒

^① 卢梭:《忏悔录》第一部,黎星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页。

的身份及乐善好施的本性,经常会有神父将一些流浪汉送至她家,与她共享养老金并祈望通过她的感化成为天主教徒。卢梭经一位神父的引荐,来到华伦夫人身边并最终皈依天主。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卢梭始终跟随在华伦夫人左右,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介于母子和情人之间的双重特殊关系。在此期间,卢梭不仅从华伦夫人那里获得了来自于文学、音乐等方面的受教育机会,并且还通过自学完成了学业;同时在精神和情感上,他也将夫人视为自己的生命及情感支柱,一直到1740年离开,并结识了他后来的终身伴侣瓦塞尔小姐。

1740年,对音乐发生兴趣的卢梭怀揣着一份乐谱草稿来到巴黎,希望自己的创作能获得巴黎艺术上层人士的认可,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后来,他结识了当时与他同样毫无名气的年轻作家狄德罗,并被介绍进入巴黎的沙龙圈。当时在巴黎,任何一个平民出身的作家或艺术家,没有沙龙的大力推荐是没有任何希望成名的,因为在那里,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有机会通过结识能为其提供生活来源的有产者而发迹并获得展示其才华的机会。但可惜的是,卢梭生性腼腆、不善言辞而又敏感的个性,使他从一开始就对那些贵族趾高气昂习气产生了一种厌恶之情,不愿意低三下四、仅仅为了赢得机遇而丧失自己做人的原则。因此,尽管他最后还曾创作出一部歌剧《风流诗神》,但始终未获得认可。之后,为了维持生计,他接受了驻威尼斯大使秘书的职位并为其服务了半年。在此期间,他逐渐对政治问题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构思他的《政治制度论》一书,但这本书只写出了绪论部分,即后来的《社会契约论》的全稿,后来便因他与大使失和,不得不重返巴黎,并一直定居在那里。

(二) 卓越的思想家(1750—1762)

罗曼·罗兰说:“让·雅克·卢梭的生平和著作在文学史上提供了一个天才人物的范例,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天才降临其身不仅是自发的,而且违背他的意志。”的确,从卢梭的成长经历来看,可能连他自身也不曾意识到日后的成名。他在创作上始终默默无闻,生活上则一直挣扎在艰难度日的边缘,一直到38岁,始料未及地在巴黎文艺界一鸣惊人并一发不可收拾

地成长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而这些声望的取得,都源于他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

1750年,卢梭偶然间读到了《法兰西信使报》上一条关于第戎科学院举行论文竞赛的消息,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他的应征论文《论科学与艺术》获得了头奖,并立即在巴黎文坛引起巨大轰动。

在《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中,卢梭以鲜明的立场论证了科学与艺术在整社会会起到伤风败俗作用的这一观点。在卢梭看来,科学与艺术只是上层社会的贵族们用来粉饰自己奢靡生活的装饰物,其被利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在貌似一派歌舞升平的假象中奴役人们。他说:“科学、文学与艺术,由于它们不那么专制也许更有力量,就把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上,它们窒息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看来人们本来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使他们喜爱自己被奴役的装填,并且使他们成为人们所谓的文明民族”。封建君主们希望看到所谓的艺术在人们中间传播,因为他们清楚,这样只会使艺术形同枷锁一样束缚住人们的思想和心灵,让人们的心灵变得愈发狭隘而更易于他们的奴役和统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明破坏了德行。卢梭进一步谈到,在艺术产生之前,人类的风尚是纯朴、自然的,但自从有了艺术,风尚就被邪恶和虚伪取代了,人们从此变得虚伪,“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幕之下,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雅的背后。”这样,“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从卢梭的表层论述来看,好像他作出了一个过为偏激的结论,那就是武断地认为科学、艺术和文化本身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反而使人类道德堕落并使世风日下,因此,很容易得出要抛却科学艺术、返回原始社会、开历史倒车的结论。但实际上卢梭的本意并非在此,他所批判的科学艺术仅仅是为上层贵族们滥用的科学艺术,其真正用意在于借科学艺术直斥封建统治国家机器本身,直斥封建王权的荒淫统治及封建贵族的奢靡生活,是他们腐化了社会风气。因此,从深层次看,卢梭的观点不但不偏激,

反而具有着强烈的反叛性,他的言论中充满了对封建专制压迫和暴力的反抗,传达出普通民众的平等的诉求。

作为卢梭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奠定了其政治思想体系的基础,尽管它算不上一篇成熟之作,甚至其中的某些观点在卢梭后来的几部政治论著中都不同程度地给予了修正,但对于卢梭的整个政治生涯而言却意义重大,因为它蕴含着卢梭全部思想的萌芽,为他批判现代文明、重塑道德共同体的政治理想的构建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并使其政治思想得以沿此道路不断延展,《论科学与艺术》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卢梭政治思想的始终。

1752年,卢梭为自己早年曾创作的短剧《那喀索斯》做了序言:《那喀索斯序言:或自恋者》(Preface to Narcissus; Or the Lover of Himself)。在该序言中,卢梭继续就科学与艺术及道德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并为《论科学与艺术》进行辩护。卢梭认为,人性本善,是昏庸的政府和腐败的社会使人们成为欲望的奴隶。如果一个国家结构合理,管理得当,那么终会实现人人平等,人们也就不会因过度的欲望而为所欲为。通过这样的解释,卢梭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及《社会契约论》中的相关论点作了理论上的铺垫。此时,业已在法国文坛名声大噪的卢梭,却只能靠替人抄乐谱艰难度日;但同时,他又拒绝了国王为其提供的作为该部短剧创作奖赏的一笔数目可观的年金,因为在卢梭看来,接受了这笔年金,即意味着自己自由的丧失。

1753年,卢梭再次应征第戎学院的征文活动,这次的题目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这一次卢梭虽然没有获奖,但他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具有的政治理论意义及社会意义,都远远胜过第一篇论文。

在《忏悔录》中,卢梭曾详尽地回顾了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我记得,就是在这个1753年,第戎学院发表了以《不平等的起源》为题的征文章程。这个题目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很惊讶这个学院居然敢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是,它既然有这样的勇气提,就有这样的勇气写,于是我就动手

写了。为着自由自在地思考这个重大的题目,我到圣日耳曼去做了一次为期七八天的旅行……我就钻到树林深处,在那里寻找并且找到了原始时代的景象,我勇敢地描写了原始时代的历史。我扫尽人们所说的种种谎言,放胆把他们的自然本性赤裸裸地揭露出来,把时代的推移和歪曲人的本性的诸事物的进展都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然后,我拿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对比,向他们指出,人的苦难的真正的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默想激扬起来了,制胜至神明的境界;从那里我看到我的同类正盲目的循着他们充满成见、谬误、不幸和罪恶的道路前进,我以他们不能提到的微弱声音对他们疾呼:“你们这些愚蠢者啊,你们总是怪自然不好,要知道,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是来自你们自身的呀!”有了这种启发,在该篇论文中,卢梭详尽描绘了被他视为“黄金时代”的人类原始社会,展示了人类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全貌,并将阶级社会产生后的文明人与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在体魄、精神面貌及道德层面上的差别作了有针对性地比较,进而大胆地指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即在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及私有财产的出现。卢梭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产生看作是一种社会历史进程更迭式的进步,但却是人性的另一种倒退。它将人类推进到文明时代的同时,又将人类原本享有的自由平等毁灭。正如卢梭所言:文明每向前迈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跨进一步。

作为卢梭政治理论的核心部分之一,这种言论在当时的法国政治及思想领域是极富挑战性的,因此,该篇论文也曾遭到过许多卢梭同时代思想家们的揶揄和批评。伏尔泰在1755年8月给卢梭的信中便把这篇论文说成是“反对人类的书”,并断言人们读了以后都梦想回到用四脚爬行的原始时代,言论极具嘲讽性。但同时它也赢得了一些思想家的认可,莱辛在其评论文章中就曾说:“我们得再一次感谢第戎学院的任务,它让卢梭先生把他的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的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对这篇论文最简单的看法是,不是就它的表述形式说,而是就更多的方面和更本质的问题说,它应当得到和第一篇相同的评价,而他的第一篇论文是完全无愧于获得学院的桂冠的。”卢梭的该篇论文也同样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

评价,恩格斯将其视作“18世纪辩证法的杰作”,因为它从根本上彻底颠覆了封建专制制度所制定的各项原则,并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武器,被革命者在巴黎街头大声宣读,成为勇于追求自由的法国人民奋起反抗及开展革命实践的指南。

而后,卢梭开始逐渐厌倦了巴黎的生活,于是便接受了埃皮奈夫人的邀请,住到了她为自己提供的一间被称作“隐修斋”的房子里。就是在这里,卢梭与之前同他交往甚笃的“百科全书派”彻底决裂。(“百科全书派”是法国启蒙运动中产生的一个学派,因编纂、出版《百科全书》而得名。主编是狄德罗,参加撰稿的共有140余人,其中包括达朗贝、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声誉卓著的众多启蒙学者。他们哲学观点不同,宗教信仰不一,百科全书派的核心是以狄德罗为首的唯物论者,他们反对封建特权制度和天主教会,认为迷信、成见、愚昧无知是人类的大敌,主张一切制度和观念要在理性的审判庭上受到批判与衡量;他们推崇机械工艺,孕育了资产阶级务实谋利的精神。启蒙运动期间,“百科全书派”曾邀请卢梭编写有关音乐条目的内容部分。)

由狄德罗和达朗贝始于1746年共同主持编撰的《百科全书》被认为是18世纪法国反封建斗争中的一项伟大工程。该书旨在通过对欧洲科学艺术发展成果的全面总结及唯物主义启蒙思想的宣传,实现改变人们“普遍的思想方式”(狄德罗语)和批判整个封建上层建筑的目的,从舆论上为新兴的资产阶级造势,从而将法国的启蒙运动推向高潮。当时,法国众多进步思想家及各个领域的杰出代表都应邀加入该书的编写队伍中来,卢梭则应邀负责撰写音乐词条方面的内容。在登上巴黎文坛后,卢梭曾一度与百科全书派的许多成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与狄德罗交往甚笃。但是,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的多数代表人物都始终代表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人民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而卢梭则是从来都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因此,他们之间在政治观点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再加上卢梭对巴黎生活的喧闹、艺术界的阴谋以及上流社会的虚伪感到极度厌倦,这些都使他最终与百科全书派彻底决裂。1758年,他又因

某些原因与埃皮奈夫人断交,搬到蒙莫朗西的一所小房子里去住,并迎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在此期间,卢梭首先脱稿的文字成果便是《致达朗贝论戏剧的信》。在这封信中,卢梭批评了古典戏剧的贵族路线,并提出了一项关于人民和公民节日的规划,充分展现了他的平民立场,后来在大革命期间,这一规划还曾被采纳。另外在该封信中,卢梭也再次强调了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中的政治观点,认为如果社会制度不再以不平等为基础,艺术将有益于道德,而且艺术应当有道德和政治的内容。

18世纪中期,被视为法国大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准备的启蒙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启蒙思想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传播。政治上,启蒙学者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为攻击的主要对象;宗教上,他们反对的是教会的黑暗和腐朽;哲学上,他们强烈批判唯心主义;文学艺术领域,他们则彻底否定专为贵族服务的创作;同时,他们更反对封建贵族在财产占有上的特权及由此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倡导理性”、“个性自由”及“天赋人权”等口号,主张以自由、平等为社会准则,并倡导信仰自由、宗教宽容等。这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曾造就两位巨人,一位是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伏尔泰,另一位则是在启蒙运动全盛时期出现的卢梭;前者是理性的支持者,后者则是感性的捍卫者。伏尔泰始终对私有财产制怀有敬意,而卢梭则强烈反对由私有制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他们都笃信上帝的存在,但对上帝的存在方式有着不同的理解,相较于伏尔泰,卢梭更主张基于个人道德情感之上的“自然宗教”及旨在形成国家整体向心力的“公民宗教”。基于这些不同,二者在启蒙运动期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在论战中,卢梭以其天才的思辨和直觉,不仅论证了社会不平等的辩证法则,还在理性当道的启蒙时代本着高度的哲学敏感,预见性地洞察到了文明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弊病,并为人类指明了一条通往真正自由平等的道路。因此,与伏尔泰等为首的、完全沉醉在科技理性窠臼中的启蒙思想家们相比,卢梭开创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

1761—1762年间,卢梭有三部作品相继问世,分别是:《新爱洛伊斯》、

《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

《新爱洛伊斯》这部书信体长篇小说曾在法国文坛引起巨大轰动,它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在卢梭之前,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一直被视为仅能供那些无所事事的贵族妇女们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消遣之物,与诗歌、戏剧等高雅艺术形式相比在当时实难登大雅之堂。而卢梭该部小说的出现,却证明了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同样可以从全新的角度论述关于社会、伦理甚至政治、哲学等问题。

《新爱洛伊斯》讲述了贵族姑娘朱丽与她的年轻家庭教师圣·普乐之间的爱情故事。朱丽的父亲是一个封建等级偏见极深的旧贵族,反对女儿与出身第三等级的圣·普乐之间的恋情,并强迫她和俄国贵族沃尔玛成婚。无奈应允的朱丽在婚后向丈夫吐露了自己的这段恋爱历程,开通的丈夫表现出对他们的极大信任,更把圣·普乐再次请回家中做他们孩子的家庭教师。朱丽与圣·普乐朝夕相见,尽管彼此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始终未越雷池半步,但内心却异常痛苦,小说最后以朱丽的意外溺水死亡告终,对于朱丽的死,圣·普乐向导致他们爱情悲剧的朱丽父亲表达了最强烈的愤慨和谴责。这部小说细致地描绘了男女主人公之间冲破传统世俗的真挚感情,再现了符合人性的“自然道德”与陷入偏见的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批判了以门当户对等阶级偏见为基础的封建婚姻的害人实质,并传达了卢梭对建构在真实自然情感之上自由理想婚姻的追求。

因卢梭在该部小说中提及了包括爱情、婚姻、伦理道德等各种社会问题,因此被看作是一部融汇卢梭思想的“百科全书”;而且,卢梭通过对符合天性的“自然情感”的高扬,再次重申了他有关“自然”及“自然人性”的哲学主张,尽显其试图通过文学创作传达政治哲学思想的创作理念及追求。但这部小说在发表之初曾遭到当时众多思想家的贬斥和批判,在认为写小说本身即是一件丢脸的事情的传统哲学家们看来,它因过分宣扬情欲而犯了海淫的错误;在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们看来,它因对情感的过分“放纵”而背离了理性,卢梭因此遭受诸多非议。然而,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冷落之后,这部小说终因符合人性本真及情感道德再次获得了新生,重